

梁羽生

小说集

1. 龙虎斗金华
2. 飞凤潜龙
3. 还剑奇情录

1247.4/168

龙虎斗京华

梁羽生著



梁羽生
印羽



10365883

《梁羽生系列》作品集

- ①龙虎斗京华 ②飞凤潜龙 ③还剑奇情录
④草莽龙蛇传 ⑤冰魄寒光剑 ⑥塞外奇侠传
⑦白发魔女传 ⑧七剑下天山 ⑨江湖三女侠
⑩萍踪侠影录 ⑪散花女侠 ⑫联剑风云录
⑬冰川天女传 ⑭云海玉弓缘 ⑮侠骨丹心
⑯风雷震九州 ⑰冰河洗剑录 ⑱女帝奇英传
⑲大唐游侠传 ⑳龙凤宝钗缘 ㉑慧剑心魔
㉒狂侠天骄魔女 ㉓鸣镝风云录 ㉔广陵剑
㉕风云雷电 ㉖瀚海雄风 ㉗游剑江湖
㉘牧野流星 ㉙弹指惊雷 ㉚绝塞传烽录
㉛剑网尘丝 ㉜幻剑灵旗

龙 虎 斗 京 华

梁羽生著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通县向阳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5印张 470,000字

1996年4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,000册

平装本定价 18.6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龙虎斗京华

目 录

楔 子	夜雨空山 深宵来怪客 白云苍狗 古刹话前缘	 (1)
第 一 回	水泊隐居 一心传绝技 同门义重 千里作调人	 (6)
第 二 回	一叶扁舟来 波翻水泊 十年人事改 剑护师门	 (25)
第 三 回	走辽东 学成绝技 擒凶贼 雪了疑冤	 (41)
第 四 回	历历劫灰 抚刀长太息 匆匆来去 引剑上征途	 (59)
第 五 回	钟海平 暗试绝技 柳剑吟 夜斗神鹰	 (73)
第 六 回	深夜论英豪 云开月现 筵前腾杀气 石破天惊	 (94)
第 七 回	死死生生 是非终雪亮 恩恩怨怨 友敌辨分明	 (108)
第 八 回	大漠穷荒 神尼隐现 晓星残月 女侠迷惘	 (123)
第 九 回	灯火阑珊 中年心事浓如烟 暗香浮动 少女情怀总是诗	 (144)
第 十 回	遭暗算 英雄惨死 诉心事 儿女多情	 (157)
第十一回	贼垒留书 双英入虎穴 擂台争胜 一女震群雄	 (175)
第十二回	虎斗龙争 气寒西北何人剑 风流云散 声断东南几处箫	 (197)
尾 声	月冷京华 卅年一觉江湖梦 秋寒塞外 万里西风瀚海沙	 (216)

飞凤潜龙

目 录

第一回	古怪离奇的考试	(221)
第二回	穴道铜人的秘密	(228)
第三回	婚宴风波	(242)
第四回	洞房之夜	(256)
第五回	新来的马车夫	(263)
第六回	潜龙出现研经院	(277)
第七回	真相大白	(283)

还剑奇情录

目 录

一	剑影歌声	(297)
二	轻怜蜜爱	(303)
三	荒山剑气	(319)
四	深院梅花	(326)
五	龙争虎斗	(334)
六	凤泊鸾飘	(341)
七	五老兴师	(348)
八	双雄运掌	(357)
九	血酬知己	(367)
十	情付杳冥	(383)
十一	痴男怨女	(397)
十二	伏虎降龙	(407)
十三	重重冤孽	(417)
十四	寸寸劫灰	(424)

楔子 夜雨空山 深宵来怪客 白云苍狗 古刹话前缘

弱水萍飘，莲台叶聚，卅年心事凭谁诉？剑光刀影烛摇红，禅心未许沾泥絮！绛草凝珠，昙花隔雾，江湖儿女缘多误，前尘回首不胜情，龙争虎斗京华暮。

——调寄踏莎行

列位看官，这首踏莎行词，不是没有来由的，其中包含有武林中风华绝代的一位奇女子的辛酸故事，包含有武林中龙争虎斗的一幕，而这位奇女子也正是“龙虎斗京华”中的主角之一。笔者曾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，和这位女主角作过长夜之谈，说来岂非奇遇？

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笔者因事到塞外访友，独自雇了一辆骡车，驰驱在关外的斜阳古道之上。那时正是凉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漠漠荒原，遥接天际。那天行了几十里路，错过宿头天将垂暮，尚未见炊烟。塞风括地，荒野无人，正在心里嘀咕之际，忽听得背后蹄声得得，骤然两骑马飞驰而来，将近身旁之际，忽地蹄声一缓，不见驰过。自己那时年青历浅，平素又爱看武侠小说，不禁想起在荒原野道劫杀行旅的绿林好汉，打了一个寒噤，在骡车上回头一望，只见这两乘骑客，一个是四十余岁的中年人，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壮汉，都生得魁梧奇伟，腰间隐隐现出剑鞘，心想莫不是真的“那话儿”来了？正在发愁，蓦地一股寒风飒然掠过，两骑马已抢过骡车前面，两个骑客还回头看看我们，面容似微现惊讶之色，但旋即又骑马奔驰，渐渐在原野上只剩下两个黑点，没入寒风卷起的黄沙之中去了。

我们又约莫行了十多二十里，还是不见人家，这时天色已暮，在暮霭苍茫中，塞外的荒原特别显得荒凉，又因为途中遇见过两骑怪客，心中正是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，不知如何过这一晚。忽然骡夫欢呼指点道：“你看那边”，原来在他指点的那边，有一座树木稀疏的小山，在山畔有着一间古寺。我们连忙将骡车停在山旁的小树下，反正荒野无人，塞外又民风淳朴，不怕有人偷去。将骡车停好后，我们就爬上半山，做月夜敲门的不速之客，敲了半天，才听见里面有一个苍劲的老年妇人声音：“寺门没有关上，你们自己推门进来吧！”

推开寺门，扑地几个大蝙蝠在殿角飞起，发出吱吱的怪声，大殿阴沉沉的，殿中的烛光给冷风吹得摇曳不定，烛光在阴沉的气氛里也似乎冻结起来。我们凝神注视，只见殿堂的大蒲团上，盘膝坐着一个年老的尼姑。来人的脚步声，蝙蝠的怪叫声，似乎都没有带给她丝毫纷扰，她端坐着动也不动，就宛如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古代石像！

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倒不敢冒昧行进，先停顿一下，这个寺不大，殿堂外是一个小小的庭院，院中有一棵约可合抱的大树，在微弱的烛光下，我们又看到一个奇怪的事情，那可大树上有一道好像被铁箍箍过的痕迹，凹下去直有两三寸深，而且那道痕迹的合拢处，正当着我们这一面，分明是两只手掌的掌印，同样也陷入两三寸深。

我们停顿了好一会，见殿堂上还是没有反响，心里虽然怔忡，但心想就算已经是到了“是非之地”，也不能不鼓勇行进了。我们慢慢地一步一步，从庭院拾级走上殿堂，再一步一步慢慢走近这老尼姑的背后，她才蓦地回头，笑说道：“贵客远来疲乏了！”在她回头的刹那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对明如秋水，神光奕奕的眸子。虽然在她面上已布满皱纹，她也显出十分老态龙钟的样子，但无论怎样，也可断定，她少年时候，必定是个丰姿绝代的美人！

她跟着又说道：“贫尼还有一点点功课，要少时才能够做完，贵客们且先进左边房中歇息一会，贫尼功课一完，自然会来招呼你们。”我们又再浏览一下殿堂景象，只见除了几尊佛像外，便空无所有，在几尊佛像当中，有一张塞外驼绒做成的帘幕，内中也不知道是供的佛像，还是另外一些什么？在绒幕下有一个形状奇古的花樽，花樽内有几枝塞外特有的，在初秋开放至初冬的变种忍冬花，花蕊还吐着清香，好像刚刚摘下来的样子。

那间左耳房倒是打扫得很洁净，但房中除了两个大蒲团外，也再没有其他家具，倒是壁角里堆了一些草本植物，我们也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。

我坐定下一想，觉得今夜所遇到的好些事情都很奇怪，除掉碰见的那些奇怪现象不说，就是在这塞外的地方，能有着这间佛寺，一个尼姑，就已经是奇怪的事情了，塞外是喇嘛教的范围，怎会在这荒原里有一间佛寺？而且这尼姑看来也绝不似塞外的人！

想不通，算了吧，我定一定心，在行囊里拿出一本维摩经来。我年青时，颇为喜欢佛学，那本维摩经是涵真大师最新注释的书，我特地带来，以解旅途沉寂的。我拿出这本书，还有一个想法。因为佛经上一维摩居士是一个道心坚定，而且是最善于宣扬佛法、舌灿莲花的人。佛经中“问疾维摩”那段就是一段奇文，当时八百“声闻”，三千罗汉都不敢去探病，因为怕道力比不上他，词

锋比不上他。更何况外道？我拿出这本经，也是怕遇到“邪摩外道”，想镇定自己的。正轻轻念了不到几行，蓦地门外一个声音说道：“贵客这样用功？可也觉得在塞外荒原上有这样一间佛寺，这样一个尼姑，奇怪吗？”

声音正是那尼姑发出来的。她正颤巍巍地向我们走来，招手说道：“请大堂里坐坐吧，贫尼已为贵客们预备了滚热的苦茶，喝喝好解寒气。顺便给你们解释，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一间古刹，会有贫尼这么一个人？”

我们喝了两口，放下茶杯，听见尼姑说道：“喇嘛教，其实即是西藏的佛教，所崇奉的也是释迦牟尼。大约在唐中叶，印度的‘莲华上座师’到西藏创立红教，翻译出显、密两宗的佛经，并组织‘喇嘛僧团’，喇嘛是藏语中‘最胜无上’的意思。后来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征服西藏之后，尊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国师，号称大宝法王西方佛子。红教的势力遂日益隆盛。喇嘛教虽然也是佛教的一支，算起来是佛教十三宗中的‘密宗’，但却和中土流行的天台、净土等宗大不相同了。密宗又称真言宗，讲究传授‘真言’，后来更与原在西藏流行的‘巫鬼教’结合，专以吞刀吐火等魔术立异炫俗，中土讲究大乘教义的僧人到来，反受排斥了，而且喇嘛只有男子可当，女人是没有这‘权利’的。”

我听着那老尼姑竟然能娓娓而谈佛教的源流和宗派，不禁肃然起敬，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尼姑。这时天色更是阴沉，下起小雨来了，稀疏的雨点，打在树叶上，打在屋檐上。这样一个雨夜，陪着这样的尼姑夜话，的确是一个不平常的晚上。

这时又听得那尼姑继续往下说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中土佛教和西藏佛教到底是同出一支，并非中土僧人完全不能踏进西藏的，否则怎会常有中土高僧经过西藏去印度朝圣？但中土僧人如此要在西藏立足，如不改信喇嘛教，那倒是一件难事。这个古刹便有这么一个故事：

“据说在距今百多年前，中土有一个高僧来到蒙藏云游，他既不会吞刀又不会吐火，但他却懂得治病，因此蒙藏居民也有布施给他的。渐渐他也收了一些徒弟，那时西藏的大喇嘛见他没有来‘朝’，便派人叫他到色拉寺（西藏大喇嘛所居之地）来，问他有什么本事，如显不出两手来，便要把他驱逐出境。

“那位僧人却不慌不忙先问喇嘛们有什么本事？那时天空正有几头老鹰飞过，其中有一只飞得稍低，离地大约有十多丈的样子。一位喇嘛冷笑一声，突然一跃便跃上高空把那大鹰擒下来。另一个喇嘛更不打话，一手连发四粒弹子，把其余的四只大鹰都打下来了。那高僧笑道：‘你们都是用霸道伏魔，且看贫僧的吧。’说完便向第一位喇嘛要过那只大鹰，放在手心上，摊开手掌，那大鹰扑了几扑，却无论如何都飞不去。自此大喇嘛便许他立足下来，在蒙藏建

了三个佛寺，一在伊索昭盟，一在藏边的札什伦布，另一就是此寺。我的师父正是这位高僧第三代唯一的女弟子！”

说到这里，外面雨声更大，蓦地一阵寒风吹来，佛堂正中的绒幕，竟被吹开，我们又见了一件奇异的東西，里面竟是一张丰神俊秀的美男子的画！

霎时那老尼姑的面色一变，眼睛里发出奇怪的光辉，但旋即又平静下来，淡然的说道：

“居士们请别奇怪，他就是贫尼的未婚夫！”

怎么这个老尼姑还会有一个未婚夫？又听得老尼姑继续往下说道：

“但他早在三十多年前给仇人害死了！他原是太极门名家的弟子，早岁挟剑仗镖，也曾威震江湖！不料后来竟死在宵小之手。呀！往事悲伤，我也不忍提起了。”

“居士们或者会笑我还戳不破色空的境界，太执着了吧？其实佛家并不是完完全全要讲虚无的，最上乘的教义是要‘入地狱以救众生’，试问不辞任何艰苦也要普渡众生，照一些略识皮毛的人看来，是否也算‘执着’？一个人总是有所为而生存，贫尼就是为了他的深仇才忍受了三十六年的空山静寂！”

这时外面的风雨更大，吹得庭中那棵大树的树叶簌簌作响。忽然那老尼姑面色霎地一变，随手拿了几枚念珠向空中掷去；她的掷法也好生奇怪，只见她先掷一粒直上夜空，跟着又发出一粒，恰恰和前一粒落下时碰个正着，而且发出一种奇怪的清脆的音响！这样她一连发出六粒念珠，就在空中发出三声音响。这样的黑夜，这样小的念珠，可以想见老尼姑的目力和腕力。那老尼姑将念珠发出后，微笑道：“贫尼的这念珠以前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，叫做牟尼珠镖，今夜的来人，无论是友是敌，总该晓得贫尼的家数！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大树上现出两个人的身影，大叫道：“你老人家别发珠镖，是孩儿们来了！”

那老尼姑一听声音，失声道：“啊，孩子！是你来了吗？我们又已有十八年没有见面了。”

这时大树上就好像两只飞鸟，突地飞扑到殿堂来，正是今天我们在路上碰到的两个汉子！

那尼姑看看他们，说道：“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，我未了的事是应该随你们去了结了。”

那尼姑等着两个汉子在蒲团坐下后，回过脸对我说：“居士们今夜来得正巧，明天我便要随他们去了，此行生死未卜，我想趁这长夜把过去的事详细对你说，也让这两个孩子能够完全明白。如果我们死了，你也可以把这些故事

第一回 水泊隐居 一心传绝技 同门义重 千里作调人

在今山东、河北两省边界恩县的地方，当公元六、七世纪的初期，还是黄河入海的故道。后来黄河虽然改道，但在黄河与运河的中间，还是汇成了一个广大数百里的水泊，港汊交错，为黄河与运河的水流贯穿着。在这广阔幽深的水泊里面，长着丰茂的菖蒲，丛密的芦苇，小型的丘岗和浅滩像棋子一样散布在水泊的中间。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曾享有盛名的“高鸡泊”。“高鸡泊”在隋末时，曾是农民起义军窦建德集团的根据地，与秦叔宝、程咬金所踞的瓦岗寨齐名。后来这些英雄事业，虽都已成陈迹，但高鸡泊的名声已经流传下来了。

高鸡泊里有一个小村叫做金鸡村，靠近水泊旁边，村后是一个小山岗，水光山色，风景绝美。这天，正是早春天气，在村前一个广场上，有两男一女在那里练习武技，原来他们都是太极门名拳师柳剑吟的子弟门人，那两个男的是柳老拳师的二弟子杨振刚和三弟子左含英，女的则是柳老拳师的爱女柳梦蝶。这时左含英和柳梦蝶正在广场上角逐游戏，杨振刚则斜倚在场边的小树上，含笑望着。

左含英和柳梦蝶练习的情形也很奇怪。只见左含英的手上拿着一根绳索，索上吊着十二个小小的羊脂白玉球，每个小球用一根小钢线吊在绳上，左含英一伸手便哗啦啦的舞动起来，那软软的绳索给他舞动起来，耀得人眼花缭乱。

左含英在广场上疾跑了两圈，越跑越急，只见一团人影，裹在无数的球影里，他大叫道：“师妹看准了打来吧！”柳梦蝶随即拔步向左含英追来，两手里各扣着几个钱镖。看官，甚么叫做钱镖，且在这里解释一下：钱镖便是普通的铜钱（大多数是选用“咸丰”钱，因为那种钱既小且厚。）将两边磨得锋利后当飞镖使用，叫做钱镖或金钱镖。太极拳、太极剑和金钱镖正是柳老拳师从山东太极丁门下得来的绝技。

在柳梦蝶和左含英两个风驰电逐的追逐中，突见柳梦蝶轻舒玉臂，一个“凤凰展翅”，一面发出一枚钱镖，一面叫道：“第三个！”钱镖如矢，直飞入那一圈球影中，只见当的一声，一枚小球落地。左含英停步一看，正是绳上系着的第三个小球，那一丝钢线被钱镖割断了。左含英含笑一声“好！”便又急跑舞动起来。柳梦蝶更不打话，使出“八步赶蝉”的轻功，像一溜烟的往后追，刷刷又是两声钱镖破空之声，口里连叫道：“第五个，第七个”，那边又是两声

叮当之声，两个小球落地。左含英微微一笑道：“师妹，这次师兄要用招术闪避了，你打来吧。”声还未息，柳梦蝶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刷，刷，刷，又是三枚钱镖打来，口叫道：“第一个，第四个，第八个！”这次只听得叮当两声，只有两个小球落地，另一枚钱镖却给左含英用两只手指夹着，哈哈大笑。

柳梦蝶羞得满面通红。原来她三枚钱镖发出时，一抖手便化为三点寒星，连翩飞到。左含英明知道师妹的金钱镖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闪避甚难，存心捉弄她，竟使出武林中在敌对时才使用的绝技“铁板桥”，左足撑地，右足蹬空，头向后仰，一条软索突从上空飞舞变为贴地盘旋。饶是这样，那三点疾如飞矢的寒星斜飞而来，第一个、第四个的小羊脂白玉球还是给前面飞来那两枚钱镖打落。第三枚钱镖飞来时，左含英已将右足一旋，借拧腰之势，右手略向下沉，又将那软索抖得笔直，钱镖横飞来时，竟打了个空，穿过球隙，直向左含英的咽喉飞到，左含英突一长身，左手伸出食中二指，觑个正着，一挟便挟到了。

这时倚在小树边的柳老拳师的二弟子杨振刚忙喝住师弟师妹说：“师妹的钱镖也不错，只是第三枚钱镖所发的劲急了一点，以至于飞得太疾，打过了头。但三师弟的招数更多可议之处，试想我们太极门的钱镖，专打人身穴道，如这次你中了两钱镖，那还了得？你的‘铁板桥’功夫还未到家，离地还是过高，如果再低三寸，镖飞来时便全会凌空而过了。其实你若自知‘铁板桥’的功夫还未到家，用‘燕青十八翻’的功夫，避过这一手三镖是最安全的。在敌对时，应先求稳健，然后才讲究使出绝招，你可知道？”

柳梦蝶虽然得师兄夸奖，还听师兄把左含英的招数批评了一通。但却觉得这次在师兄面前，总是失了面子，不肯甘休，口里嚷道：“我三镖只中两镖，总算也栽了一个斤斗，三师兄你别走，我还要和你过过掌。”一面说一面就揎拳擦掌向左含英走来。左含英把肩一耸说道：“师妹，你已经占了上风还不肯罢休吗？你不累我也累了。明天再和你过掌吧。”柳梦蝶哪里肯依，还是缠着要和左含英过掌。

左含英和柳梦蝶年纪相差不远，柳梦蝶今年十六岁，他也只是十八岁。柳老拳师一生只生得她一个爱女虽然管束甚严，但也不免爱之过甚，有时也要顺她的意。大师兄十年前已出师门，算来该有三十岁了，二师兄也将近三十，她不敢缠他们玩，就专磨着左含英和她玩。在她是一片天真烂漫，而且小小姑娘，也还不懂男女之事。而左含英却常给她撩得心头麻痒痒的，有一种“莫明其妙”的感情。因此左含英也常常故意去逗她。今天挟着她的钱镖，就是存心想气气她的。

柳梦蝶果然给她气着了，跑过去使用太极门中的“七星掌”式，吐掌向左含英打来，左含英摆出“如封如闭”的架子，正待招架，猛听得二师兄嚷道：“你们别闹了，你看什么人来了？”

二人收式向着师兄指点之处看去，只见一叶轻舟，在水泊里分开芦苇像箭一样飞来。那轻舟也煞是奇怪，没有张帆，又是逆风，却来得如此之快，分明不是普通渔民驾驶的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轻舟已冲到岸边，船头上站着一个灰朴朴的大汉。

灰衣人一跃登岸，那小船经他双足一冲一带之力，竟自冲上沙滩来。灰衣人也不理那小舟，步履矫捷，迳自向广场走来。一面走，一面问道：“柳剑吟，柳老拳师可是在这里么？”

左含英等惊疑不定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找柳老拳师干什么？”

那汉子边走边拂拂身上的风砂，闪烁其词的说道：“你们不必问我是什么人，柳老拳师见了我自然知道。我找他是为了一件关系他师门荣辱的大事，说给你们听你们也不明白！”这样的怪汉子，这样的怪话，把他们怔住了。

三个人中，到底是杨振刚有过一点江湖阅历，看那汉子虽然身手矫捷，一望便知是武林中人。但他孤身一人，如有恶意，谅也不会讨了好去。且引他到师父门前，再派小师妹进去禀报，师父名震武林，熟知江湖路道，还怕摸不了他的底细？

主意打定，杨振刚便行前几步说道：“柳老拳师正是家师，阁下既有要事要见他老人家，小弟自当引路。”说着便带他越过广场，向建筑在半山的柳宅行来。

那天春雨刚过，山路泥泞。杨振刚偏偏不带他走已开辟好的小径，却带他从乱石丛中步上半山。杨振刚存着试试这汉子功夫的念头，在带他行过一处遍生苔藓的石涧时，猛回头双手一带他道：“路滑，小心！”

杨振刚是想用太极门中“粘”字诀，直把他“粘”出几丈之外。不料话声未停，双手触他的衣袖，却被他借着自己的掌势，反“粘”出去，虽然不致被“粘”出几丈之外，但也步履倾斜不定。那灰衣人却纹丝不动，口里说：“是呀！路滑，要小心！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突地从半山上像飞星倒泻一样的冲下一个人，一瞬间便到了两人面前。只见他两袖带风之声，蓦地右手一带便将杨振刚带过身后，左手骈指如戟，“顺水推舟”直向那灰衣人的“期门穴”点来。这叫做，预防不测，先救爱徒，再打劲敌。

那灰衣人不防有这一着，也来不及看清来人面目，急将双足一点石涧，倒

跃出两丈以外，身形方定，待要看清来者是谁是，蓦听得一声喝道：“金华，是你吗？”

那被唤作金华的灰衣人，急忙拜倒地上：“师伯，小侄无礼，未曾晋谒，倒劳你老前来迎接。”

那从半山上冲下来的人，正是柳剑吟柳老拳师。原来柳梦蝶鬼灵精，在那灰衣人上岸时，她就溜烟的抄小径回去告知老父。柳老拳师以为是什么江湖好汉，慕名寻事，却料不到是自己的师侄。

当下金华正待倾诉，柳老拳师说：“别忙，且在我家门前的柳林歇歇再说。”那柳林中设有石桌石凳，是柳老拳师平时避暑或和村人聊天的地方。

金华在柳林中坐下，也顾不得回答柳老拳师问他师父的近况，马上便拿出一封信来，柳老拳师看了，神色大变。

这封信正是柳老拳师的师弟，山东太极丁的儿子，丁派掌门人丁剑鸣写来的。内中所说的事情非但关系柳老拳师师门的荣辱，而且关系着关内关外武林的团结，弄得不好，就会生出滔天风浪。因此，饶是柳老拳师江湖阅历甚多，也不能不阅信色变。

列位看官，要知道信中说的是什么事，且先待在下交待一下柳老拳师和丁家的历史。柳老拳师柳剑吟的父亲是山东太极丁的远房亲戚，虽说是远房亲戚，但居处相隔不远，两人脾性也颇相投，柳剑吟七、八岁时，他的父亲也曾请太极丁教他技击，但偏偏柳剑吟小时生得非常瘦弱。太极丁说，太极门的功夫是“不打不教”的，要学在对敌时能够实用的技击，必定要和师父常常“过手”（即演习对打），给师父掷得头崩额裂是常有的事，恐怕柳剑吟的身子受不了。因此只能教他一些太极拳的架式，作为强身之用，要待他身体强健后，才能教他太极门中虚实变化的应敌招术。

柳剑吟这个孩子却似乎特别和武学有缘，太极丁虽然不教他应敌的招术，他却总是留连在太极丁的练武场边，看他的门人子弟练习。这样过了一年光景，柳剑吟的父亲因为只是一个小自耕农，丰年时还能自给自足，恰巧那年碰着荒年，赋税又重，谋生不易，他有一个朋友在邻县做生意，叫他去帮忙，他就带柳剑吟过县去了。

光阴霎眼又是三、四年，一天丁老拳师正和几个门人弟子在家门前闲话，遥见门前数十丈外有两只大水牛不知怎的打起架来，有一只牛斗败了急急向前奔跑，后面那只大水牛也急急的衔尾追来。正在此时，忽见一个孩子像箭一样在路上飞跑，好像不曾留意到那两只水牛。忽地那前面的水牛已迎面冲来，堪堪就要碰上，太极丁急得“啊呀”一声，立刻飞跃上前援救，哪料还未到人、

牛之前，已听得扑地两声巨响，那两只大水牛已滚出路边一丈开外。太极丁是武林名手，眼睛锐利，一眼便看出那孩子使的正是太极拳中“野马分鬃”的手法，顺着两只大水牛的冲劲，用左掌一带前牛，右掌斜按后牛，两只牛已经发劲，给这孩子一带一拨，便都倒地滚出路边去了。这正是太极门中“四两拨千斤”，“借力打力”的功夫。

太极丁再定睛看这孩子，又“啊呀”一声，这不是柳剑吟还是谁？当下就问他为什么回来，怎的练得这一身好身手？原来在柳剑吟离开太极丁后，还是照常练习，而且默记太极门下演习的应敌招术，几年来无师自通，却领悟了不少太极拳的妙用。前几天他的父亲客死他乡，他无依无靠，因此遵照父亲遗嘱，回来找丁老拳师。

柳剑吟的话还未说完，忽然一条黑影，从太极丁头上飞过，向他猛的扑来，竟然是一个比他还小的孩子，太极丁倒也奇怪，并不阻拦，却反倒退两步，拈须微笑。

柳剑吟急的倒退两步，那小孩子已经欺身直进，“云龙三现”，一掌三式，向柳剑吟胸部打来。柳剑吟其时已将左手提至胸前，手心向内，用横劲向上“拈”去，这正是太极拳的“揽雀尾”一式，给他用得非常纯熟。那孩子身手也极为快捷，一击不中，立刻便变招打来，仍是一派攻势手法。柳剑吟展开数年领悟所得，和他周旋，感到非常吃力！

那两个小孩子对拆了三二十招的光景，丁老拳才喝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鸣儿不要再闹了。”那孩子一停下身形，立刻便拉着柳剑吟的手又跳又叫，乐得直笑道：“这回我可找到伴了！”

太极丁当下把柳剑吟连声夸赞，说他自己领悟得来的手法，居然能和自己的儿子打成平手，将来一定可以为太极门放一异彩；一面也暗暗为自己的儿子喜欢，觉得他的年纪比柳剑吟还小两年，虽然一直得着自己真传，也不过和柳剑吟打个平手，但看他出手快捷，变招灵活，也真难为了他。眼见这两个孩子，都是天资聪颖，和武学若有宿缘，一个是自己的爱子，一个又将是自己的爱徒。武林名家最怕找不到“衣钵传人”，现在自己却有两个质美好学的孩子做自己的传人，这高兴可还得了！

从此丁老拳师遂正式收柳剑吟为徒，因他比自己的儿子丁剑鸣长两岁，遂教自己的儿子唤他做师兄，不按入门前后为序。太极丁把一生所学，连自己名震武林三绝技——太极拳、太极剑、金钱镖都悉心的传授了这一子一徒。柳剑吟幼年丧父，太极丁既是恩师，又是父辈，师门恩重，心中自是感激到了不得。

柳剑吟一直追随了太极丁十几年，太极丁也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看待。在临

死前，太极丁将柳剑吟和丁剑鸣唤到床前吩咐道：“我们这一派太极拳从张三丰传下，就以抑强扶弱为本志，当今满族入据中原，满洲贵族百官，欺压百姓，你们技成之后，可不许替满洲人做事。在江湖道上行走，也应记着除暴安良的武林明训。对武林同道，不许逞强闹事。剑鸣锋芒太露，我放心不下，剑吟纯朴得多，可得多多招扶你的师弟！”太极丁说完，把腿一伸就死去了。

太极丁死后，他们两师兄弟都是二十多岁的年青小伙子，自然受不了寂寞，便连袂在江湖道上行走。那时正当“太平天国”之后，自明末遗留下来以“反清复明”为志的许多秘密会社，正是盛行。在山东、河北一带拳风尤盛，尤以梅花拳、金钟罩等最为风行。嘉庆时，清政府唯恐拳民作乱，曾下令严禁，但民间私相传授拳术，仍继续不绝，而且在“太平天国”大风暴之后，禁令既松，民间更盛行习武。各家各派，都开堂口、招门徒，柳剑吟、丁剑鸣在江湖道上行走，自然免不了和他们发生关系。于是不久，便闹出一件事来，使他们两师兄弟不欢而散！

原来太极丁死后，柳剑吟与丁剑鸣二人联袂在江湖道上行走，也很干了一些侠义行为，不能细表。其时，山东、河北两省的武馆会社又以当时河北省会保定为中心。柳、丁二人武艺超卓，慢慢自然成为各派所推崇的人物，在保定城里与形意拳的钟海平，梅花拳的姜翼贤，万胜门的管羽楨等同为各家各派的领导人物。

最初清政府唯恐拳民作乱，曾下令严禁，犯者处死。其后觉得禁不胜禁，遂改变策略，转而想利用拳民，笼络拳民，或聘各拳家为“国术教练”，或官府绅士不惜“屈尊降贵”与武术界中人往来。（这种形势发展至光绪年间，就成为满清政府利用“义和拳”——亦即梅花拳为排外及政争的工具，以消灭其“反清”的情绪。拳民在中国近代史上，亦曾写过一页重要的历史，即“义和团暴动”，外人则称为 Boxing Rebellion，意即“拳乱。”清代拳民活动之有其历史价值，于此可见。这是闲话，按下不表。）

当柳剑吟、丁剑鸣等在保定成为山东、河北两省的领袖人物时，也正是满清政府改变策略想利用拳民的时候。其时那些自明末遗留下来，以“反清复明”为志的秘密会社，已成半公开性质，但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，没有明确的政纲，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。因之亦不能成为一种革命的运动，而还是停留在“黑社会”的阶段。在满清政府变压制为笼络，更确切的说是压制与笼络双管齐下时，武林中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人物，一种是甘为满清政府利用的，一种是“置身事外”，希望保持“清高”的，一种是还坚持原来主张，不与官府来往，反抗满清的。贤愚不肖，各种各式人物都有，这也按下不表。